

第九十一回

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

话说苏秦既“合纵”六国，遂将纵约写一通，投于秦关。关吏送与秦惠文王观之，惠文王大惊，谓相国公孙衍曰：“若六国为一，寡人之进取无望矣！必须画一计散其纵约，方可图大事。”公孙衍曰：“首纵约者，赵也。大王兴师伐赵，视其先救赵者，即移兵伐之。如是，则诸侯惧而纵约可散矣。”时张仪在座，意不欲伐赵，以负苏秦之德，乃进曰：“六国新合，其势未可猝离也。秦如伐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清河，燕悉锐师以助战。秦师拒斗不暇，何暇他移哉？夫近秦之国无如魏，而燕在北最远。大王诚遣使以重赂求成于魏，以疑各国之心，而与燕太子结婚，如此，则纵约自解矣。”惠文王称善，乃许魏还襄陵等七城以讲和。魏亦使人报秦之聘，复以女许配秦太子。赵王闻之，召苏秦责之曰：“子倡为纵约，六国和亲，相与摈秦，今未逾年，而魏、燕二国皆与秦通，纵约之不足恃明矣。倘秦兵猝然加赵，尚可望二国之救乎？”苏秦惶恐谢曰：“臣请为大王出使燕国，必有以报魏也。”秦乃去赵适燕，燕易王以为相国。时易王新即位，齐宣王乘丧伐之，取十城。易王谓苏秦曰：“始先君以国听子，六国和亲。今先君之骨未寒，而齐兵压境，取我十城，如洹水之誓何？”苏秦曰：“臣请为大王使齐，奉十城以还燕。”燕易王许之。苏秦见齐宣王曰：“燕王者，大王之同盟，而秦王之爱婿也。大王利其十城，不惟燕怨齐，秦亦怨齐矣。得十城而结二怨，非计也。大王听臣计，不如归燕之十城，以结燕、秦之欢。齐得燕、秦，于以号召天下不难矣。”宣王大悦，乃以十城还燕。易王之母文夫人，素慕苏秦之才，使左右召秦入宫，因与私通，易王知之而不言。秦惧，乃结好于燕相国子之，与联儿女之姻，又使其弟苏代、苏厉与子之结为兄弟，欲以自固。燕夫人屡召苏秦，秦益惧，不敢往，乃说易王曰：“燕、齐之势终当相并，臣愿为大王行反间于齐。”易王曰：“反间如何？”秦对曰：“臣伪为得罪于燕，而出奔齐国，齐王必重用臣，臣因

败齐之政，以为燕地。”易王许之，乃收秦相印，秦遂奔齐，齐宣王重其名，以为客卿。秦因说宣王以田猎钟鼓之乐。宣王好货，因使厚其赋敛；宣王好色，因使妙选宫女；欲俟齐乱，而使燕乘之。宣王全然不悟，相国田婴、客卿孟轲极谏，皆不听。宣王薨，子湣王地立。初年颇勤国政，娶秦女为王后，封田婴为薛公，号靖郭君，苏秦客卿用事如故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张仪闻苏秦去赵，知纵约将解，不与魏襄陵七邑之地，魏襄王怒，使人索地于秦。秦惠王使公子华为大将，张仪副之，帅师伐魏，攻下蒲阳。仪请于秦王，复以蒲阳还魏，又使公子繇质于魏，与之结好，张仪送之。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。张仪因说曰：“秦王遇魏甚厚，得城不取，又纳质焉。魏不可无礼于秦，宜谋所以谢之。”襄王曰：“何以为谢？”张仪曰：“土地之外，非秦所欲也。大王割地以谢秦，秦之爱魏必深。若秦、魏合兵以图诸侯，大王之取偿于他国者，必十倍于今之所献也。”襄王惑其言，乃献少梁之地以谢秦，又不敢受质。秦王大悦，因罢公孙衍，用张仪为相。

时楚威王已薨，子熊槐立，是为怀王。张仪乃遣人致书怀王，迎其妻子，且言昔日盗璧之冤。楚怀王面责昭阳曰：“张仪贤士，子何不进于先君，而迫之使为秦用也？”昭阳嘿然甚愧，归家发病死。怀王惧张仪用秦，复申苏秦“合纵”之约，结连诸侯，而苏秦已得罪于燕，去燕奔齐。张仪乃见秦王，辞相印，自请往魏。惠文王曰：“君舍秦往魏何意？”仪对曰：“六国溺于苏秦之说，未能即解。臣若得魏柄，请令魏先事秦，以为诸侯之倡。”惠文王许之。仪遂投魏，魏襄王果用为相国，仪因说曰：“大梁南邻楚，北邻赵，东邻齐，西邻韩，而无山川之险可恃，此四分五裂之道也。故非事秦，国不得安。”魏襄王计未定。张仪阴使人招秦伐魏，大败魏师，取曲沃。髯翁有诗云：

仕齐却为燕邦去，相魏翻因秦国来。

虽则纵横分两路，一般反复小人才。

襄王怒，益不肯事秦，谋为“合纵”，仍推楚怀王为“纵约长”，于是苏秦益重于齐。

时齐相国田婴病卒，子田文嗣为薛公，号为孟尝君。田婴有子四十余人，田文乃贱妾之子，以五月五日生。初生时，田婴戒其妾弃之勿育，妾不忍弃，乃私育之。既长五岁，妾乃引见田婴，婴怒其违命。文顿首曰：“父所以见弃者何故？”婴曰：“世人相传五月五日为凶日，生子者长与户齐，将不利于父母。”文对曰：“人生受命于天，岂受命于户耶？若必受命于户，何不增而高之？”婴不能答，然暗暗称奇。及文长十余岁，便能接应宾客，宾客皆乐与之游，为之延誉。诸侯使

者至齐，皆求见田文。于是田婴以文为贤，立为适子，遂继薛公之爵，号孟尝君。孟尝君既嗣位，大筑馆舍，以招天下之士。凡士来投者，不问贤愚，无不收留，天下亡人有罪者皆归之。孟尝君虽贵，其饮食与诸客同。一日，待客夜食，有人蔽其火光，客疑饭有二等，投筯辞去，田文起坐，自持饭比之，果然无二，客叹曰：“以孟尝君待士如此，而吾过疑之，吾真小人矣！尚何面目立其门下？”乃引刀自刭而死。孟尝君哭临其丧甚哀，众客无不感动。归者益众，食客尝满数千人。诸侯闻孟尝君之贤，且多宾客，皆尊重齐，相戒不敢犯其境。正是：虎豹踞山群兽远，蛟龙在水怪鱼藏。堂中有客三千辈，天下人人畏孟尝。”

再说张仪相魏三年，而魏襄王薨，子哀王立。楚怀王遣使吊丧，因征兵伐秦，哀王许之。韩宣惠王、赵武灵王、燕王哙皆乐于从兵。楚使者至齐，齐湣王集群臣问计。左右皆曰：“秦甥舅之亲，未有仇隙，不可伐。”苏秦主“合纵”之约，坚执以为可伐。孟尝君独曰：“言可伐与不可伐，皆非也。伐则结秦之仇，不伐则触五国之怒。以臣愚计，莫如发兵而缓其行，兵发则不与五国为异同，行缓则可观望为进退。”湣王以为然。即使孟尝君帅兵二万以往。孟尝君方出齐郊，遽称病延医疗治，一路耽搁不行。

却说韩、赵、魏、燕四王，与楚怀王相会于函谷关外，刻期进攻。怀王虽为“纵约长”，那四王各将其军，不相统一。秦守将樗里疾大开关门，陈兵索战，五国互相推诿，莫敢先发。相持数日，樗里疾出奇兵，绝楚饷道，楚兵乏食，兵士皆哗。樗里疾乘机袭之，楚兵败走。于是四国皆还。孟尝君未至秦境，而五国之师已撤矣。此乃孟尝君之巧计也。孟尝君回齐，齐湣王叹曰：“几误听苏秦之计！”乃赠孟尝君黄金百斤，为食客费，益爱重之。苏秦自愧以为不及。

楚怀王恐齐、秦交合，乃遣使厚结于孟尝君，与齐申盟结好，两国聘使往来不绝。自齐宣王之世，苏秦专贵宠用，左右贵戚多有妒者。及湣王时，秦宠未衰。今日湣王不用苏秦之计，却依了孟尝君，果然伐秦失利，孟尝君受多金之赏，左右遂疑王已不喜苏秦矣，乃募壮士怀利匕首，刺苏秦于朝。匕首入秦腹，秦以手按腹而走，诉于湣王。湣王命擒贼，贼已逸去不可得。苏秦曰：“臣死之后，愿大王斩臣之头，号令于市曰：‘苏秦为燕行反间于齐，今幸诛死，有人知其阴事来告者，赏以千金。’如是，则贼可得也。”言讫，拔去匕首，血流满地而死。湣王依其言，号令苏秦之头于齐市中。须臾，有人过其头下，见赏格，自夸于人曰：“杀秦者，我也！”市吏因执之以见湣王。王令司寇以严刑鞫之，尽得主使之入，诛灭凡数家。史官论苏秦虽身死，犹能用计自报其仇，可为智矣！而身不免见刺，岂非反覆不忠之报乎？苏秦死后，其宾客往往泄苏秦之谋，言：“秦为燕而

仕齐。”湣王始悟秦之诈，自是与燕有隙，欲使孟尝君将兵伐燕。苏代说燕王，纳质子以和齐，燕王从之，使苏厉引质子来见湣王。湣王恨苏秦不已，欲囚苏厉，苏厉呼曰：“燕王欲以国依秦，臣之兄弟陈大王之威德，以为事秦不如事齐，故使臣纳质请平，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，而加生者之罪乎？”湣王悦，乃厚待苏厉，厉遂委质为齐大夫。苏代留仕燕国。史官有《苏秦赞》曰：

季子周人，师事鬼谷，揣摩既就，《阴符》伏读。合纵离横，佩印者六，晚节不终，燕齐反覆。

再说张仪见六国伐秦无成，心中暗喜，及闻苏秦已死，乃大喜曰：“今日乃吾吐舌之时矣。”遂乘间说魏哀王曰：“以秦之强，御五国而有余，此其不可抗明矣。本倡‘合纵’之议者苏秦，而秦且不保其身，况能保人国乎？夫亲兄弟共父母者，或因钱财争斗不休，况异国哉？大王犹执苏秦之议，不肯事秦，倘列国有先事秦者，合兵攻魏，魏其危矣。”哀王曰：“寡人愿从相国事秦，诚恐秦不见纳，奈何？”张仪曰：“臣请为大王谢罪于秦，以结两国之好。”哀王乃饰车从，遣张仪入秦求和，于是秦、魏通好，张仪遂留秦，仍为秦相。

再说燕相国子之身长八尺，腰大十围，肌肥肉重，面阔口方，手绰飞禽，走及奔马，自燕易王时，已执国柄。及燕王哙嗣位，荒于酒色，但贪逸乐，不肯临朝听政，子之遂有篡燕之意。苏代、苏厉与子之相厚，每对诸侯使者扬其贤名。燕王哙使苏代如齐，问候质子，事毕归燕，燕王哙问曰：“闻齐有孟尝君，天下之大贤也，齐王有此贤臣，遂可以霸天下乎？”代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哙问曰：“何故不能？”代对曰：“知孟尝君之贤，而任之不专，安能成霸？”哙曰：“寡人独不得孟尝君为臣耳，何难专任哉！”苏代曰：“今相国子之明习政事，是即燕之孟尝君也。”哙乃使子之专决国事。

忽一日，哙问于大夫鹿毛寿曰：“古之人君多矣，何以独称尧、舜？”鹿毛寿亦是子之之党，遂对曰：“尧、舜所以称圣者，以尧能让天下于舜，舜能让天下于禹也。”哙曰：“然则禹何为独传于子？”鹿毛寿曰：“禹亦尝让天下于益，但使代理政事，而未尝废其太子。故禹崩之后，太子启竟夺益之天下，至今论者谓禹德衰，不及尧、舜，以此之故。”燕王曰：“寡人欲以国让于子之，事可行否？”鹿毛寿曰：“王如行之，与尧、舜何以异哉？”哙遂大集群臣，废太子平，而禅国于子之。子之佯为谦逊，至于再三，然后敢受。乃郊天祭地，服袞冕执圭，南面称王，略无惭色，哙反北面列于臣位，出就别宫居住。苏代、鹿毛寿俱拜上卿。

将军市被心中不忿，乃帅本部军士往攻子之，百姓亦多从之。两下连战十余日，杀伤数万人，市被终不胜，为子之所杀。鹿毛寿言于子之曰：“市被所以作

乱者，以故太子平在也。”子之因欲收太子平，太傅郭隗与平微服共逃于无终山避难，平之庶弟公子职出奔韩国，国人无不怨愤。齐湣王闻燕乱，乃使匡章为大将，率兵十万，从渤海进兵。燕人恨子之入骨，皆箪食壶浆，以迎齐师，无有持寸兵拒战者。匡章出兵，凡五十日，兵不留行，直达燕都，百姓开门纳之。子之之党见齐兵众盛，长驱而入，亦皆耸惧奔窜。子之自恃其勇，与鹿毛寿率兵拒战于大衢。兵士渐散，鹿毛寿战死，子之身负重伤，犹格杀百余人，力竭被擒。燕王哙自缢于别宫，苏代奔周。匡章因毁燕之宗庙，尽收燕府库中宝货，将子之置囚车中，先解去临淄献功。燕地三千余里，大半俱属于齐。匡章留屯燕都，以徇属邑。此周报王元年事也。

齐湣王亲数子之之罪，凌迟处死，以其肉为醢，遍赐群臣。子之为王才一岁有余，痴心贪位，自取丧灭，岂不愚哉！燕人虽恨子之，见齐王意在灭燕，众心不服，乃共求故太子平，得之于无终山，奉以为君，是为昭王，郭隗为相国。时赵武灵王不忿齐之并燕，使大将乐池迎公子职于韩，欲奉立为燕王，闻太子平已立，乃止。郭隗传檄燕都，告以恢复之义，各邑已降齐者，一时皆叛齐为燕，匡章不能禁止，遂班师回齐。昭王仍归燕都，修理宗庙，志复齐仇，乃卑身厚币，欲以招来贤士，谓相国郭隗曰：“先王之耻，孤早夜在心，若得贤士，可与共图齐事者，孤愿以身事之，惟先生为孤择其人。”郭隗曰：“古之人君，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之马。途遇死马，旁人皆环而叹息，涓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‘此马生时，日行千里，今死，是以惜之。’涓人乃以五百金买其骨，囊负而归。君大怒曰：‘此死骨何用，而废弃吾多金耶？’涓人答曰：‘所以费五百金者，为千里马之骨故也。此奇事，人将竞传，必曰：死马且得重价，况活马乎？马今至矣。’不期年，得千里之马三匹。今王欲致天下贤士，请以隗为马骨，况贤于隗者，谁不求价而至哉？”于是昭王特为郭隗筑宫，执弟子之礼，北面听教，亲供饮食，极其恭敬。复于易水之旁，筑起高台，积黄金于台上，以奉四方贤士，名曰招贤台，亦曰黄金台。于是燕王好士，传布远近。剧辛自赵往，苏代自周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屈景自卫往。昭王悉拜为客卿，与谋国事。元刘因有《黄金台诗》云：

燕山不改色，易水无剩声。

谁知数尺台，中有万古情！

区区后人，犹爱黄金名。

黄金亦何物，能为贤重轻？

周道日东渐，二老皆西行。

养民以致贤，王业自此成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齐湣王既胜燕，杀燕王哙与子之，威震天下，秦惠文王患之。而楚怀王为“纵约长”，与齐深相结纳，置符为信。秦王欲离齐、楚之党，召张仪问计，张仪奏曰：“臣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南游于楚，伺便进言，必使楚王绝齐而亲于秦。”惠文王曰：“寡人听子。”张仪乃辞相印游楚。知怀王有嬖臣，姓靳名尚，在王左右，言无不从。乃先以重贿纳交于尚，然后往见怀王。怀王重张仪之名，迎之于郊，赐坐而问曰：“先生辱临敝邑，有何见教？”张仪曰：“臣之此来，欲合秦、楚之交耳。”楚怀王曰：“寡人岂不愿纳交于秦哉？但秦侵伐不已，是以不敢求亲也。”张仪对曰：“今天下之国虽七，然大者无过楚、齐，与秦而三耳。秦东合于齐则齐重，南合于楚则楚重，然寡君之意，窃在楚而不在齐。何也？以齐为婚姻之国，而负秦独深也。寡君欲事大王，虽仪亦愿为大王门阑之厮，而大王与齐通好，犯寡君之所忌。大王诚能闭关而绝齐，寡君愿以商君所取楚商、於之地六百里，还归于楚，使秦女为大王箕帚妾。秦、楚世为婚姻兄弟，以御诸侯之患，惟大王纳之！”怀王大悦曰：“秦肯还楚故地，寡人又何爱于齐？”

群臣皆以楚复得地，合词称贺，独一人挺然出奏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以臣观之，此事宜吊不宜贺！”楚怀王视之，乃客卿陈轸也。怀王曰：“寡人不费一兵，坐而得地六百里，群臣贺，子独吊，何故？”陈轸曰：“王以张仪为可信乎？”怀王笑曰：“何为不信？”轸曰：“秦所以重楚者，以有齐也。今若绝齐，则楚孤矣。秦何重于孤国，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？此张仪之诡计也。倘绝齐而张仪负王，不与王地，齐又怨王，而反附于秦，齐、秦合而攻楚，楚亡可待矣！臣所谓宜吊者，为此也。王不如先遣一使随张仪往秦受地，地入楚而后绝齐未晚。”大夫屈平进曰：“陈轸之言是也。张仪反覆小人，决不可信！”嬖臣靳尚曰：“不绝齐，秦肯与我地乎？”怀王点头曰：“张仪不负寡人明矣，陈子闭口勿言，请看寡人受地。”遂以相印授张仪，赐黄金百镒，良马十驷，命北关守将勿通齐使，一面使逢侯丑随张仪入秦受地。

张仪一路与逢侯丑饮酒谈心，欢若骨肉，将近咸阳，张仪诈作酒醉，失足坠于车下，左右慌忙扶起，仪曰：“吾足胫损伤，急欲就医。”先乘卧车入城，表奏秦王，留逢侯丑于馆驿。仪闭门养病不入朝，逢侯丑求见秦王不得，往候张仪，只推未愈。如此三月，丑乃上书秦王，述张仪许地之言。惠文王复书曰：“仪如有约，寡人必当践之，但闻楚与齐尚未决绝，寡人恐受欺于楚，非得张仪病起，不可信也。”逢侯丑再往张仪之门，仪终不出，乃遣人以秦王之言，还报怀王。怀王曰：“秦犹谓楚之绝齐未甚耶？”乃遣勇士宋遗假道于宋，借宋符直造齐界，辱骂湣王。湣王大怒，遂遣使西入秦，愿与秦共攻楚国。张仪闻齐使者至，其计已

行，乃称病愈入朝，遇逢侯丑于朝门，故意讶曰：“将军胡不受地，乃尚淹吾国耶？”丑曰：“秦王专候相国面决，今幸相国玉体无恙，请入言于王，早定地界，回覆寡君。”张仪曰：“此事何须关白秦王耶？仪所言者，乃仪之俸邑六里，自愿献于楚王耳。”丑曰：“臣受命于寡君，言商、於之地六百里，未闻只六里也。”张仪曰：“楚王殆误听乎？秦地皆百战所得，岂肯以尺土让人？况六百里哉？”逢侯丑还报怀王。

怀王大怒曰：“张仪果是反覆小人，吾得之，必生食其肉！”遂传旨发兵攻秦。客卿陈轸进曰：“臣今日可以开口乎？”怀王曰：“寡人不听先生之言，为狡贼所欺，先生今日有何妙计？”陈轸曰：“大王已失齐助，今复攻秦，未见利也。不如割两城以赂秦，与之合兵而攻齐，虽失地于秦，尚可取偿于齐。”怀王曰：“本欺楚者，秦也，齐何罪焉？合秦而攻齐，人将笑我。”即日拜屈匄为大将，逢侯丑副之，兴兵十万，取路天柱山西北而进，径袭蓝田。秦王命魏章为大将，甘茂为副，起兵十万拒之。一面使人征兵于齐。齐将匡章亦率师助战。屈匄虽勇，怎当二国夹攻，连战俱北。秦、齐之兵追至丹阳，屈匄聚残兵复战，被甘茂斩之。前后获首级八万有余，名将逢侯丑等死者七十余人，尽取汉中之地六百里，楚国震动。韩、魏闻楚败，亦谋袭楚，楚怀王大惧，乃使屈平如齐谢罪，使陈轸如秦军，献二城以求和。魏章遣人请命于秦王，惠文王曰：“寡人欲得黔中之地，请以商、於地易之，如允便可罢兵。”魏章奉秦王之命，使人言于怀王，怀王曰：“寡人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！如上国肯以张仪畀楚，寡人情愿献黔中之地为谢。”不知秦王肯放张仪入楚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